

《儿歌》自序

鲁迅最好的小说 ,大都收进《彷徨》这本集子。鲁迅另一本著名的集子是《呐喊》 ,许多名篇如《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阿 匝正传》荟萃其中。就小说内在的艺术质量而言 ,《彷徨》明显高于《呐喊》 ,虽然《呐喊》影响要大得多。道理也很简单 ,呐喊型小说是一种否定 ,因此会有很好的轰动效应。彷徨型小说却是否定之否定 ,表现的是人的一种走投无路的心态 ,常常很难被人理解。

《在酒楼上》不是鲁迅最有名的小说 ,但是鲁迅最好的小说。

在酒楼上 ,吕纬甫向小说的叙述者说了两个让人伤感的小故事 ,一是为烂得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的小弟弟的骨殖迁坟 ,一是为一句没来由的话把命送掉的顺姑送剪绒花。这两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和吕纬甫的故事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一个更完整的大故事。

为什么都没剩下的小弟弟迁坟 ,为已死去的顺姑送剪绒花 ,这显然是一桩丝毫没有意义的事。然而小

说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能在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中间 ,发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表面看 ,吕纬甫所做的 ,都好像是为了别人 ,为了弟弟 ,为了顺姑 ,为了安慰母亲 ,可是细细一想 ,为别人实际上仍然是为了自己。为别人和为自己融为一体 ,别人很快也消逝了 ,于是只剩下了为自己。吕纬甫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来抚慰自己深深受到创伤的心灵。

吕纬甫的故事是一个人的走投无路。走投无路是现代人的普遍处境。现代人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而艺术是人类不肯屈服的标志。

以上是一篇谈鲁迅小说的短文 ,也是对短篇的一种看法。除了字数区别之外 ,我实在不知道短篇的特点是什么。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 ,即使同一个人 ,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随手挑这篇小文章作为序言 ,话没说到点子上 ,敬请读者原谅。

圆元年 圆月 缘日 河西

儿 歌

小纳想像中 ,妈妈永远穿黑衣服。永远的黑衣服。黑大衣 ,黑棉袄和衬衫 ,还有黑的裙。他对镜框里的妈妈注视了一会 ,百思不解问外婆 :“为什么妈妈 ,我是说 ,妈妈为什么老是穿黑的呢 ?”外婆正做针线 ,眼光移过挂在墙上的女儿遗照 ,又低头 ,从老花眼镜框上看小纳 ,有些不高兴 :“什么妈妈 ,什么黑衣服 ?”

小纳说 :“妈妈真这样 ?”外婆开始不耐烦。不说是 ,也不说不是。小纳知道外婆不高兴和他说妈妈的事。他不想再听外婆说 :“都快上学的孩子 ,尽说傻话。”他不傻 ,楼下呆子才傻呢。和外婆两人憋在房间里真没劲。小纳跑上阳台 ,喊楼下的呆子上来玩。

呆子一喊就来。外婆见了他 ,摇头说 :“大小伙子一个 ,你看 ,跟我们家小纳一样大 !”呆子呵呵傻笑 ,口齿不清问小纳 :“玩什么 ?”小纳想了想 ,说玩跳棋。呆子听了 ,极认真 ,卷卷袖子 ,说 :“好 ,下跳棋 !”一连下了几盘。小纳说 :“不跟你下了 ,老走错 ,真是呆子。”

呆子不好意思 ,笑。外婆一旁说 :“连我们家小纳

都说你呆。你几岁了？”呆子想想，光笑不说话。外婆又低头做她的针线。小纳收拾棋盘。呆子东张西望，眼光停在小纳妈妈的遗照上，表情突然严肃。小纳问他怎么了，又告诉他那是他妈妈。呆子点点头，又点点头，仿佛早就知道。小纳有些奇怪，疑问地说：“你认识我妈妈？”呆子一本正经，点头。

“你瞎说！”

呆子摇摇头，很有力的，一下一下点头。

“妈妈已经死了，人不会认识死人的。”

“我妈妈已经死了。”

“就是死了！”

小纳有那么点发急。呆子始终一声不吭，信心十足。外婆不耐烦了，说：“不要瞎扯，下去玩一会吧，不许上街。”

小纳和呆子到了院子里。小纳很有些怀疑。呆子毕竟比他大得多，知道的肯定也多。这事说不准。也许，也许妈妈根本没死，而且，死又究竟怎么一回事。他不太乐意地问呆子：“你真知道我妈妈？”

呆子四下望了望，极神秘地凑在小纳耳边，说了句更神秘的话：“你要是不告诉别人，我就带你去。”

小纳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光听见呆子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不可能。不过呆子向来不骗人。小纳将信将疑。外婆不让上街的叮嘱自然不起作用。他们穿过一条街，再过一条街，又过了一条街，来到一幢正在装修的高楼面前。这是幢五层的办公大楼，脚手架已拆除，小纳和呆子站在楼下，仰头看，只觉得那大楼戳到了天上去。风很大。小纳有些害怕。

呆子说：“不能和你妈妈说话，要不然，不带你去，

就不带你去。”

小纳忽然觉得冷,禁不住哆嗦,连忙上前抓住呆子的手。呆子说:“把眼睛闭上,闭上,我才能带你去。”说着,人蹲下,让小纳趴在他背上,又关照道:“不许睁开眼睛。”

隔了很长时间,小纳想睁开眼睛,但是不敢。感觉中呆子似乎在上楼,隐隐还有其他人的什么声音。呆子的喘气声渐渐粗重,一而再,再而三,十分吃力地命令小纳不许偷看。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和刹车时的尖叫,小纳忍不住问,怎么还不到。

小纳睁开眼睛,他们已经到了楼顶。楼顶上空落落。小纳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没收拾好的楼顶一派荒凉气氛。白云和蓝天近得人好像都能摸得到。没什么妈妈的影子,什么也没有。空的楼顶,白的云,蓝的天,看不见一个建筑工人,几根破钢筋极懒散地躺在那里,三五个装柏油的塑料桶东倒西歪。小纳忿忿地说:“骗人,你真是个呆子。”

呆子十分委屈,不高兴,不说话。僵了一会,说:“你不想看妈妈?”

小纳脚一踩,喊:“你骗人!”

呆子上前拉住小纳,往楼顶边上走,嘴里认真地说:“你,不能跟你妈妈说话,一说话,你就死了。告诉你,你就死了。”楼顶边缘有钢筋焊接的栏杆,矮矮的,呆子让小纳抓住铁栏杆往下看,极得意地问道:“看见没有,你看那边。”

那边什么也没有。那边是个菜场。因为位于大楼东端,夕阳残照,菜场整个地在大楼阴影之中。有几株极大的法国梧桐树。人多极了,吵闹声像刚拨开了收音机开关,猛地传到了大楼顶上来。叽叽喳喳,一阵一

阵。大楼太高了,远远地望过去,那菜场是另一个世界。看得见人动,蠕动。听不清人说什么,喊什么,一种毫不相干的乱。小纳很失望,呆子却说“怎么样,不骗人吧,你看,你妈妈在那,那,你再看那边,那是我妈妈。”

“瞎说八道。”小纳气鼓鼓地瞪眼看呆子,“我妈妈死了,死了就是死了。你妈妈不要你了,因为你是呆子。你就是呆子。”呆子似乎很尴尬,搭讪着看小纳,嘴里还在说:“你看,你看。”

这晚上小纳做了个梦。梦中,他妈妈果真在菜场上,拎着菜篮,一身黑衣服,人群中挤来挤去。菜场的人或多或少。突然,他妈妈为了买鱼,和一个小贩吵了起来。那活蹦鲜跳的鱼从菜篮里一个翻身,跌落在地上,像老鼠一样在人群里游没了。这梦实在有些难辨真假。小纳醒了以后,坐在床上,一边揉眼睛,一边问外婆。外婆的回答更加深了小纳的疑惑。外婆说:“小纳的妈妈最喜欢上菜场,最喜欢买鱼,又最喜欢在买鱼的时候和人吵架。”

第二天晚上,小纳做了同样的梦。同样的梦,还是那个菜篮,还是那身黑衣服。唯一的区别是,他妈妈弯腰捡鱼的时候,回过头来望了小纳一眼。也许是看见小纳了,也许没看到。小纳差一点扑过去喊妈妈。但是他突然想起呆子的关照:

“不能跟妈妈说话,一说话,你就死了。”

小纳吓出一身冷汗。不能跟妈妈说话,妈妈已经死了,人不能跟死人说话。幸好梦醒了,幸好他突然想起呆子说过的话,以后几天,接连都是这样的梦。一模一样的梦,反复地让人怕。小纳开始闷闷不乐。既害怕,又羞于害怕。直到那天爸爸来接他,他才不甘心地

提问。一大堆的提问。爸爸说：“你妈妈都死了好几年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小纳说：“我爱吃鱼，是不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妈妈常给我买鱼？”

爸爸说：“现在小孩，远岁就上小学，你都，苑岁了。你看，爸爸给你买的书包怎么样？”

从爸爸家回来，外婆看他极专注地在那折腾新书包，便问他爸爸家好不好，小纳爱理不理的样子。外婆又问他那个刚会走路的小弟弟好玩不好玩，小纳想了想，懒洋洋地说：“好玩。”

“你爸爸待你好不好？”

“好。”

“好？”外婆一副妒嫉面孔，“好，你还回来干什么？”

小纳抬头，无意中又看到了他妈的遗照，连忙把眼睛避开，低着头说：“我要睡觉。”第二天，外婆发现镜框里的女儿照片，变成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运动员，十分惊奇地问小纳。小纳有些心神不定，支支吾吾说，他长大了要当运动员。

很长一段日子里，小纳再也不曾梦见妈妈。有时，他忍不住了，便打开抽屉，偷偷地看上几眼藏在画报里的妈妈。黑颜色的死亡搅得他惊魂失魄。妈妈和死亡连在一起，和死亡连在一起的偏偏是妈妈。“为什么不能和死人说话呢？”他的小脑袋开始发疼。他想见妈妈，更害怕做梦。有一天，小纳终于不服气地问呆子，为什么不能跟死人说话。

呆子不懂小纳的话。呆子说：“谁说人不能跟死人说话？”

小纳急了，跳着脚说：“你，就是你，就是你说的。”

小纳突然哭了，眼泪滴滴嗒嗒滚下来。呆子极无力地

抵赖 ,说他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小纳松了口气 ,求援似的问 :“那你说 ,能和死人说话。能 ,是不是?”

呆子想了想 ,说 :“能 !当然。”

“真的?”

“真的。”呆子说了 ,又想想 ,不当回事说 :“当然可以说话。为什么不可以?”

小纳破涕为笑 ,只觉得呆子说话的样子很好玩 ,呆子说 :“怎么又哭又笑?”小纳说 :“谁哭了 ,你才是哭呢。”

他们第二次去那幢大楼。看楼人手里拎着个安全帽 ,拦住了他们不让上去。很显然他看出了呆子精神失常 ,恶狠狠骂了句极下流的话。呆子报以最真诚的笑 ,傻笑着领着小纳在附近转。转一会 ,探险一般地往楼顶上跑 ,连着几次没成功。又隔了一天 ,他们才达到目的。呆子背着小纳 ,走了一半路程 ,要小纳下来自己走。小纳执意不肯。呆子说累死了 ,小纳说 ,呆子人长得就跟大人一样 ,背个小孩难道还背不动。呆子感到吃亏 ,赌着气看小纳 ,十分不明白地问小纳 ,为什么要闭上眼。小纳说 :“因为我不能睁开眼 ,所以你要背。你说 ,我看不见 ,自己怎么走呀?”呆子好像想通了 ,背了小纳继续上楼。

楼顶上风很大。小纳和呆子非常认真地往菜场那个方向看。呆子突然欢快地叫到 :“快看 ,快看 ,那是我妈。”

小纳不知道呆子说的是否是真话。菜场远了些 ,看不清人脸 ,况且小纳根本就不知道呆子的妈妈是什么样子。他只知道呆子的妈妈不要他了 ,因为呆子是呆子。菜场上人来人往 ,挤在一起。隐隐地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在走。

“呆子，死人是不是都穿黑衣服呢？”

呆子还在十分兴奋地看。小纳又问了一遍，呆子思考一会，理直气壮说：“当然穿黑衣服。”

“那——呆子，你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呢？”

呆子为自己知道得比小纳多而高兴。他指了指楼下说：“死，死就是没有了。你往下一跳，就死了，就没有了。死了的妈妈都在下面，我们不能跳下去，不然都死了，死了。”

最早发现他们秘密的是一个五六岁小女孩毛毛。毛毛住在獯楼。她每天放学回来，做完了功课，下楼到院子里玩，总看见呆子和小纳兴高采烈地从外面回来。毛毛比小纳大，又比呆子成熟，因此威胁说，他们不把秘密说出来，一定要向小纳外婆告状。

讨价还价，结果是领毛毛一起去那幢大楼。毛毛平时要上学，订好了在星期天。到了星期天，呆子累得差点送掉了半条命。四层的大楼，小纳照例闭着眼睛要呆子背，毛毛不肯吃亏，硬逼着呆子抱她。气喘吁吁到了缘楼，毛毛跳下来自己走了，一边走，一边逗小纳睁眼睛。这一次玩得很无趣。买菜的高峰还没到，菜场上稀稀落落，几个小贩隔很远地在那打手势。毛毛疯癫癫地在楼顶上跳了一会舞，嚷着要回家。一路下楼，一路尖声尖气地怪叫。

正在楼下值班的看楼人闻声赶出来，恶狠狠破口大骂。毛毛不甘示弱，挤着鬼脸和他斗嘴。看楼人暴怒，拎起一个小桶，重重地扔过来，落在积水洼里，污泥浆溅得毛毛和小纳身上斑斑点点。呆子率先跑了，毛毛还想再还几句嘴，看楼人瞪着牛眼睛，作势要打他们，只好拉着小纳去追呆子。追上了呆子，毛毛怪呆子太胆小。

回到院子,猿个人商量好去毛毛家玩。毛毛家没人,收拾得很干净。呆子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每个房间都探了探,站在客厅中间不敢动。他向来见毛毛的妈妈害怕,就是毛毛妈妈不在家也一样。毛毛看着小纳脸上的泥浆,笑着说:“丑死了,还不洗洗。”便领着小纳和呆子进了卫生间。卫生间很小,呆子只能缩在角落里。小纳要自己洗脸,毛毛执拗着非要帮忙。毛毛连衣裙上都是泥浆,小纳说:“你看看自己吧。还说我呢?”

毛毛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对镜子照了照,从头发上抠下一块泥浆来,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关系,洗个澡就行了。”说着一挥手,脱了裙子,穿着短裤背心对呆子发布命令:“替我把热水器开一开。”热水器在厨房,呆子忙了半天,最后还是毛毛垫了凳子自己开的。一切安排就绪,毛毛说:“呆子,你是大人,不许看的,小纳你陪我。”

呆子讪讪地走出去。毛毛一边洗澡,一边问小纳到底几岁了,呆子一个人在外面无聊,一个劲地催毛毛快点。毛毛说:“就不快,我高兴慢慢洗,就慢慢洗。”小纳说:“快点洗还不行,看你洗澡有什么意思。”毛毛两手在胸前一捏,一本正经地说:“我这儿马上要鼓起来了,到那时你想看也不可以的。”小纳说:“不要脸。”毛毛说:“你才不要脸,看人家女孩洗澡!”

呆子在外面催,一个劲地。最后生气说:“再不快,我进来了。”毛毛说:“你敢。”呆子一发狠,说:“就敢。”推开门,大大咧咧进了卫生间。毛毛笑着叫了一声,赶紧冲洗清爽,穿上短裤背心,进房间找了件干净的裙子换上,披着湿漉漉的头发,领小纳和呆子进自己小房间玩。她关照他们不许乱翻,自己坐下来弹电子琴。毛毛

学电子琴已有两年,弹得很像回事。小纳边听,边说:“这首歌我知道,这我也知道。”一道夕阳西边射进来,正射在毛毛的湿头发上。小纳无端地觉得毛毛挺好看。

没想到晚上闹翻了天。吃了晚饭,小纳外婆刚打开电视机,毛毛妈妈找上门来,气势汹汹,问这问那。小纳很有些害怕。毛毛妈妈问一句,老老实实答一句。她所有的兴趣都在呆子有没有看毛毛洗澡这一点上。看得出她很着急,又是跺脚,又是叹气。小纳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怖。果然,毛毛家和呆子家大动干戈,实实在在吵了一场。毛毛被死死揍了一顿,哭着求饶。呆子也被揍,就听见结结实实的抽打声,听不见呆子的反应。

呆子显然被打得不轻。牙敲掉了几颗,眼角下拉开一个口子,足有一寸多长。隔了好几天,小纳去找呆子玩,呆子眼角下的伤口似乎还在渗血水。呆子的奶奶一见到小纳就说:“唉哟,小祖宗呀,下次可再也不能出去了。”说着,赶不及地把门反锁起来。又把小纳放进呆子的房间,那房门也是锁的,呆子奶奶说:“好娃儿,你陪他玩一会吧,他也可怜,人傻,又有什么办法?”

小纳和呆子仿佛老朋友相见,都笑。小纳说:“我们再出去玩,怎么样?”

呆子说:“好。”

房间里坐了一会,小纳觉得没意思,便喊呆子奶奶开门,说回去拿跳棋来下。呆子奶奶眉开眼笑,一口一个“好娃儿”,让小纳赶快去。下到第二盘,呆子越下越认真,越下越不像样,小纳一生气,把棋子搅乱了说:“真是呆子,不跟你下了。”收拾了跳棋要走,呆子依依不舍,嘴里支支吾吾喊:“再下,再下。”呆子奶奶也过来求小纳,小纳说:“下棋,他又不会下。你们家有什么好玩的。”

直到呆子失踪 ,小纳都没有再去过呆子家。没人知道呆子是怎么跑出去的 ,更没人知道呆子跑到了什么地方。呆子有呆子的去处 ,正常人永远想不到。呆子奶奶失魂落魄 ,找了几天 ,唉声叹气 ,天天痴痴地在门口等。小纳第一次见到了呆子妈妈 ,那女人来了好几次 ,每次都怪呆子爸爸不该毒打呆子 ,不该把呆子猴一样地锁在家里。呆子爸爸脸部表情永远嫌烦 ,央人写了大叠的寻人启事 ,四处张贴。

炎热的夏天很快过去 ,小纳开始读小学。要穿过两条马路 ,他爸爸吃辛吃苦 ,天天赶来送赶来接。有时来迟了 ,怪这怪那。外婆变得越来越啰嗦 ,高兴时 ,横关照竖关照 ,过马路当心汽车撞 ,跑远了不要认不得家 ,别和呆子一样。不高兴了 ,最有力的那句话 ,就是 :“怎么不跟你爸爸过日子去 !”有一天 ,外婆发现小纳床头的镜框 ,早换成了女儿的遗照 ,心头一种异样情感 ,摸着小纳新剃的头皮 ,叹了口气说 :“你看 ,我家小纳又变了 ,不做运动员了 !”

那幢 几层的大楼成了小纳一个人的秘密。他常常偷偷爬上楼顶 ,独自一人向菜场方向瞭望。看楼人也不像原来那么凶 ,那么恶 ,知道了小纳是个没娘的孩子 ,并不硬撵他走 ,只是让他当心不要跌下去。“这孩子 ,空的楼顶有什么好看 ?”看楼人很不明白 ,觉得这孩子怪得很。终于有天大楼竣工 ,楼道的铁栅栏装上了铁锁 ,看楼人领着 小纳挨个房间走遍。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 ,地上一层灰。白白大大的玻璃窗 ,钢的框架 ,孤零零的几盏日光灯吊在那儿。小纳问 ,他以后还能来吗。看楼人笑了笑 ,慢慢地慢慢地摇摇头。

小纳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菜场上。他围着大楼转了一圈 ,那菜场不当一回事地就在他面前。人真多。买

菜的、卖菜的、老的、少的、男的和女的。一个穿黑连衣裙的女人在前头走，小纳不知不觉跟了上去。黑连衣裙女人和小纳设想的一样，一样的漂亮，一样的亲切。她回过头，眨眨明亮的眼睛，充满爱怜地一笑，低下头，一边和鱼贩子讨价还价，一边拎起条活鱼往秤盘上摔。匡啷一声，鱼反弹下来，水哗哗地响。忙乱的手又把鱼放好。突然，一个又粗又壮又黑的鱼贩子搔了小纳一下，嘴里骂骂咧咧，嫌小纳挡路碍事。

一个女人的声音为小纳打抱不平。小纳回头看，是毛毛的妈妈。毛毛妈妈说：“怎么一个人在这，小孩子跑这么远，可不好，我送你回去，小纳。”

黑连衣裙的女人顿时无影无踪。

小纳的手指在嘴里含了好一会，说：“不，我认识回家。我自己走。”

五异人传

员

愿年前,我在一所新创建的大学当教师。大学的前身是一所中学,再前身是大清国的一个衙门。当时我大学刚毕业,从一个集体宿舍搬到另一个集体宿舍,成天无事可做,既不上课,也用不着坐班,唯一的差事是让我兼一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是我个人历史上的最高官衔,望着那些年轻潇洒生龙活虎的大学生,我处处感觉得到自己的多余。和我同住的是五十多岁教哲学的甘老师。甘老师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一条腿有些毛病,直直的像根棍儿似的不会拐弯。他最大的兴趣是练气功,天天一早爬起来,操场上木桩似的一竖,半天不动一下。除了练气功,到晚上天黑下来,总得喝口酒再睡觉。

“你是不是想把那本字典全背下来?”

我当时做的一件傻事,就是打算把一本袖珍的英汉小字典背下来。机械性的死记硬背对穷极无聊的生活有时也是一帖好药。背字典引起了我一种近乎小孩子玩搭积木游戏的乐趣。

“除非你想出国当外国人,要不然学了外语有什么用?”甘老师通常只在两个特定的时间内,和我说几句话聊天,一是在晚上喝酒的时候,一是在臭味扑鼻的厕所。他上厕所的姿势给任何人都能留下终身的印象。因为一条腿直直的,不能弯曲,他每次上厕所都得老老实实地搬一条板凳,架在蹲坑的上面,人非常悠闲地坐在细细长长的木板凳上拉屎。“当年我也是在外语上下过苦功夫,背字典当然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学了外语,究竟打算干什么,到国外去打工?”有时候,我和甘老师面对面,一人占了个茅坑,极随便地就说起话来,“你是不是也打算考托福?”

“不考托福。”

“考什么?”

“不考什么。”

甘老师很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事实上我背英汉字典没什么直截了当的目的。我对学校里的考试充满了生理性的厌恶,大学生活已经结束,所有的考试也应该一起云消烟散。

“如果你不想考什么,居然也这么下功夫学外语,这很了不起。”甘老师发自内心地对我表示佩服,“真的了不起。”

我渐渐地和甘老师熟悉起来。虽然我算不上那种爱打听小道消息的人,然而不止一次听说了有关他的风流韵事以后,我不得不用一种刮目相看的眼光重新打量他。我们一起在厕所的时候,我总是有意无意地

东张西望,很有些失礼地注视他那根拖多长的男人的武器。他那玩意儿总是吊儿郎当地拖在凳子下面,仿佛一名决斗胜利的勇士,垂头丧气地哀悼手下败将,又好像是一只顽皮的小猴子,从树枝上荡下身体,神气活现地准备去捞茅坑里蠕动的蛆。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像学校里的课桌课椅一样多,有人说他是校长夫人长年包月的老姘头,历史可以从几十年前开始算。校长夫人在学校里称得上是老牌的美人,明日黄花半老徐娘,常常穿了身极耀眼的宽大衣裳,仙人一般在飘着晨雾的操场上舞剑。办公室的一位女办事员是个新潮女子,和他一起出差去了一趟西安,回来见了知心朋友就说:“和老甘出了一次差,这才知道,男人原来是怎么回事。”这话立刻长了翅膀,捅了马蜂窝,流言蜚语满天飞,飞到了女办事员丈夫耳朵里,夫妻因此吵嘴,因此打架,真真假假闹着要离婚。女办事员说:“离就离,谁怕了谁?我还年轻呢,犯不着跟着你受罪。你行行好,自己多争口气是真的。你要是肯离婚,真是老天爷睁了眼。”一时间成了学校最大的笑话。

甘老师总不和别人说起这些事。有关他的艳遇和他仿佛都没关系。即使我和他已经非常熟悉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这方面松口。有人问他:“老甘,你和谁谁到底是不是有一手?说老实话,没关系,说呀。”

“不瞎说,不瞎说。”甘老师连连打招呼。

“你不要怕,直说无妨。”

“不瞎说,不瞎说,这种事不能瞎说。”

“女人一到你手里,一个个都死去活来,是不是老甘?想不到你人癩心不癩,不要不好意思嘛,哈哈。”一阵阵放肆的大笑。

甘老师只顾他自己每晚多多少少喝点酒。在一起

的日子久了,有时也拉我一起喝几口。我背了整一年的英汉小字典,突然感到兴趣全无,从此不再学习英语。班主任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率领学生政治学习。我发现自己很难胜任这一工作,常常是在主持班会的中途,突然发现自己没了词,语无伦次结结巴巴,无论如何敷衍不下去。同学们在下面自顾自大声说话,男女生百无禁忌公开调笑,根本就不把班主任放在他们的眼里。我说什么都一样,说什么都白说。终于想出一个救急的好办法,站在讲台上,一到黔驴技穷,我便一拍脑门,做出忘了什么大事一样,让学生先将就着自学,自己却逃回宿舍,慢悠悠喝茶,美滋滋听音乐,一直享受到快下课,才去一本正经说几句,把学生像放猴子似的放掉。

有时也为自己的误人子弟感到内疚。良心发现难过一阵,也不往心上去。到年底,我被评上了优秀班主任。

“哎呀,你不要太当回事,优秀不优秀都一样,”一次正喝着酒,甘老师安慰我说,“同学们都选你,说明他们都喜欢你。”

我觉得选我当优秀班主任是存心让我难堪。

“你这人有点特别,当年你一本正经地背字典,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平常人,”他好像对我已经研究过一番,“你现在不背字典了,想背则背,不想背就不背,这很好,做人就应该这样。”

“甘老师,你究竟能喝多少酒?”

“哦,”他奇怪我会扭转他的话题,怔了怔,想不明白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

“一斤白酒怎么样?”

“一斤?二斤恐怕也行。”